

岳父静静地躺在医院手推车洁白的棉褥上,四个女儿慢慢地把他推向过道尽头的手术室。推车的滑轮吱吱呀呀地轻轻划过水磨石地面,就像划在亲人们的心上。初冬的暖阳破窗而入,镀亮了岳父淡定从容的脸庞。

岳父今年九十五岁,身体健硕,气质硬朗。这也许和他长期坚持晨练有关,小区广场的塑胶跑道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矫健的身影。

最近一段时间,老爷子没去晨练,他背后右侧长了一个圆形的大肿瘤,折磨得他坐立不安,睡觉时,只能在家人的协助下左侧勉强着床,翻身和坐起比登天还难。入冬后的夜晚,常常坐在单人沙发上,裹着被子打瞌睡,断断续续,直到天亮。

去医院,医生说,开刀切除肿瘤是唯一办法。但高龄病人风险太大,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家庭会议上,女儿、女婿们轮番上阵,列数开刀的风险,劝老爷子放弃手术,毕竟,除了生死,其余都是擦伤。

老爷子好像早就权衡好了,他波澜不惊,态度坚决:人间值得,谁都想活,但我宁愿“好死”,也不“赖活”。开啊,即使开“走路”了,也要笑着走。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昂扬之气,豪迈之气。

医院为老爷子组织了多学科专家会诊,对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研制

了预案。

老爷子住进了一间单人病房。手术前一天晚上,做了老爷子最喜欢吃的几样菜。和平时一样,他嚼得嘎嘣嘎嘣响,吃得有滋有味,动作沉稳协调,不见丝毫慌乱。

九点不到,老爷子的眼睛就像抹了胶水,粘到了一起,如同婴儿一般,酣然入梦。那模样,就像病房柔和的灯光和窗外皎洁的月色一样静谧。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额头上渗出细密汗珠的医生,淡定中难掩喜悦地说,手术成功,肿瘤五斤重,是良性的。

瞬间,四个女婿忘情地笑着,击掌相约喝酒庆祝;四个女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泪流满面。

老爷子从麻醉中缓缓醒来,面对一直盯着他看的一半笑一半哭的亲人,先是一愣,继而顿悟:有惊无险,“轻舟已过万重山”。他爬满皱纹、寿斑密布的古铜色脸上,眼睛笑成了两条细缝,下垂的眼袋微微颤动,心情和窗外的冬阳一样明媚。他一脸渴望地对正在边笑边商量聚餐的女婿们说,又发酒疯了,带点给我,几天没喝,就像几年没喝似的。

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这一次,刚才还泪水盈盈的女士们也不例外了。

我仿佛看到,跑道上,英姿勃发的岳父正迎着初升的太阳,迈开双腿,阔步向前。

九十五岁的豪迈

张新连

寒照微出烟气轻

成健

苍苍茫茫的原野,疏疏落落的村庄,在初冬的早晨显得格外清冷,连刚从东方升起的太阳都带着些许寒意。白霜满地,人迹稀少,却有几家草屋顶上的烟囱,袅袅冒出一股股炊烟。没有什么风,烟气在苍穹下静静升腾,渐渐淡化,融入青灰色的远空去了。

这是初冬的故乡,这是故乡的初冬。晨光熹微,沉睡的村庄撩开面纱慢慢醒来,这样的情景早就烙印在我少年时代的脑海里,如同画家用水墨描绘的一幅画卷。

类似的意境,也在不少诗人的笔下出现过。明末杜濬《游夹山漾》中有“林壑罗秋姿,紫翠冒寒照”的句子,勾画的是山林中宁静的秋景;“林疏照逾远,冰轻影微出”出自唐代庾承宣的《赋得冬日可爱》,那是寒冬清晨郊外大雾初散的景色;清初钱谦益《次韵徐叟文虹七十自寿诗》写道“荆扉昼闭突烟轻,世事浑如覆旧枰”,则是借景抒发其人生感悟了。

万里乡关,一种乡愁。对于记忆深处故园的《初阳炊烟图》,我禁不住附庸风雅,题上一句“寒照微出烟气轻”作为点缀,聊以抚慰心中的忧伤。

写到这里,本应图穷意尽,曲终琴收,然而画外有话,弦外有音,这句题词还蕴藏着另外一层含义。

两千多年前,金戈铁马,七雄纷争,最终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战国局势混乱不堪,七国灭亡先后顺序也不太好记,于是有人想了一法:将韩、赵、魏、楚、燕、齐、秦编成“喊赵撤去演齐秦”。尽管语义怪诞,牵强附会,却也通俗上口,过目难忘。

我喜欢诗情画意,左思右想,缀字成诗,化为一句“寒照微出烟气轻”,也许同样经不起推敲,但好在借助联想加深记忆的目的,尚可达到。

因此,《寒照微出烟气轻》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就像一枚半新半旧的小小银币,一面是诗,一面是史。

金风时,我又应邀进入了1953年建成的北京天桥大剧场。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因为旁边就是我70多年前上学的北京先农坛育才小学。当年的少年郎,一进这个现代化剧场,小眼珠瞪着这辉煌的大建筑,在那贼亮的灯光下,双脚双手不知往哪搁放,那个局促不安的心情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中央芭蕾舞团庆祝建团65周年之际,在这里进行了盛大的系列展演。19时30分拉开的大幕,是全部由中国演员演出的世界古典芭蕾舞名剧《舞

都尽显出演员过硬的功底,这些艺术基本功素养都需要苦练十年才能正式登台演出啊。舞者如果想出人头地,必须从群舞、小组舞、领舞才可能到“主角”。这也应了我国最古老剧

种京昆常说的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像这种超大规模的舞剧演出,中间有两次休息,最后演出三十多分钟的“尾声”,这也是我几十年观剧中所罕遇的一剧二休。

小时候,我们那儿的恋人和新婚夫妇之间,走路往往还离开好几尺呢。有事打招呼,就只说:“喂!”代替称呼,然后再说事情。

长大后,才发现,如果去掉了口字旁,“喂”就变成了“爱”字。嘿嘿,这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是的,这应该没什么因果联系,只是如果用我们这里的方言读:爱是轻声,爱是第三声,一波三折,向下又向上走去……

在松江老城人民南路的最南端,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老火车站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在冬日的阳光下透着历史的厚重,那站台似乎还留存着往昔旅客们来来去去的足迹。

松江火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运营。民国二十六年

的南部新城,一座新的交通枢纽崛起了——松江南站,一列列高铁犹如银色蛟龙般,穿越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而松江火车站则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车次越来越少,站台也变得冷清,客流量在日均2000人次低位。

2024年5月22日,松江南站更名为上海松江站,而松江火车站则更名为松江北站。不到7个月后,终于还是退出了舞台。12月9日,一个平平常常的冬日晚上,虽然天气较冷,但很多市民冒寒特地赶到松江北站,来向这座百年老站作最后的告别。晚上8时51分,最后一列客运列车——上海南至南昌的K287次列车缓缓启动。随着列车的尾灯渐行渐远,松江老火车站的大门缓缓关闭,结束了它116年的历史使命。这最后一班列车的汽笛声,就像是这座百年老站奏响的告别曲。无数车迷赶到老火车站,送行这最后一列客车,告别这百年火车站。数不清的手在凛冽的寒风中举着,用手机和照相机在拍照和拍摄视频,留下最后的影像。有的车迷在现场唱起了李叔

同的《送别》……一时间,现场气氛有点伤感。

想当年,整装出发的新兵、奔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走南闯北的出差人员、探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的人们,都曾在这座火车站留下了匆匆的足迹。这里曾经是梦想与离别的舞台,蒸汽机车呼啸着驶入站台;候车大厅里,人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或是对亲友重逢的渴望,熙熙攘攘。每一趟列车的抵达或出发,都可能伴随着欢笑或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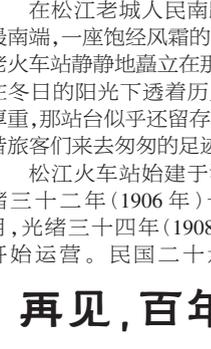
虽然恋旧,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辞旧迎新,出行越来越方便和快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高兴的。

在一架国际航班上,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小宝宝。起飞后,宝宝就开始哭闹不止,不论如何安抚都无济于事。突然,后座的一位大叔轻轻拍了一下宝宝的肩膀,递来一张纸巾,并示意这是从后面隔着过道的一位外国女士那里传过来的,只见纸上英文写着:“宝宝需要哭出来,对耳朵好。”

这句充满温情的话使夫妻俩紧张不安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其实,宝宝坐飞机哭闹是正常现象。由于起飞过程中气压发生急速变化,会在鼓膜的内外侧产生气压差,内侧气压比外侧高,鼓膜向外侧膨胀,此时即便大人都会感觉耳朵不舒服,更何况宝宝的耳道更细小,鼓膜更薄。因为疼痛而号啕大哭,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哭闹时会张大嘴巴,有利于咽鼓管开启平衡耳压,从而减轻耳膜的疼痛感,这属于一种应激反应。

夫妻俩感激地回头望向那位女士,看到她正微笑着向这边点头示意,无声的情感传递直抵心灵深处。也许是宝宝爸妈放松心情感染了宝宝,也许是因为飞机进入了平飞状态,宝宝慢慢停止了哭闹,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机舱里安静了下来,而此时宝宝爸妈却鼻子一酸,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腊肉 西坡



山乡晨雾 摄于湖南怀化 沈洪

再见,百年老站

陆良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再见,百年老站



山乡晨雾 摄于湖南怀化 沈洪

宝贝需要哭出来

李成振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宝贝需要哭出来



山乡晨雾 摄于湖南怀化 沈洪

看《舞姬》

万伯翱

看《舞姬》

看《舞姬》

看《舞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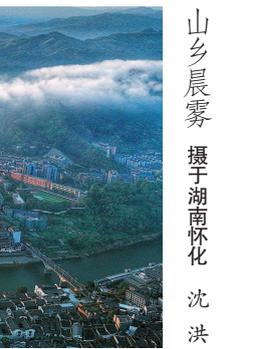
看《舞姬》

看《舞姬》

看《舞姬》

看《舞姬》

看《舞姬》



山乡晨雾 摄于湖南怀化 沈洪

雅玩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